

2014 9/13~10/19 泊留於台北當代館 MOCASudio 的“尤里西斯機器”可以造訪：旅行八 / 智者在此垂釣、旅行九 / 遠行的人、旅行七 / 廣場旅人、旅行四 / TRAVELLER.BALI 以及放在旅行六 / 幸福之島腹中的旅行三 / 千禧伊通道遙遊。

旅行三 / 千禧伊通道遙遊

2000，集中在一處面積不大但狹小直上的畫廊，收集前番行旅（旅二）而來的通話計數、超長錄像、無數照片、全臺地圖、逐日記，切成斷簡殘篇加入符號指示，重新散佈於三層空間，以隨機抽尋獎品方式誘引觀者進行一場——端視觀者自己為這趟沒走多遠、但充滿訊息符碼之“自由行”成立意義，或徒然在終點歡呼一個“免費上廁所”的獎品。

尤里西斯機器（第三個機器）：

沒有機器，中置一滑輪方桌，切斷之訊息，請由縫隙窺探。

沒有影音

旅行六 / 幸福之島

2005，離地二十公分界劃跨入一座島。島中兩只電腦、三張投幕、兩堵高牆、一段影片。使用島中電腦，就作者文本（藍色所示）的餘出空隙申引“幸福遊記”，與那對珍珠板摹本之影片中男女合拍“幸福紀念照”。所有正在Key寫的幸福遊記連結投影幕同步顯示字句在刪除與反悔之間，像極驗證幸福島嶼的幸福無及。

尤里西斯機器（第六個機器）：

殘存兩只電腦所留140則幸福遊記，分面追逐。

影音長度：（一）44 分 19 秒

影音長度：（二）45 分 34 秒

旅行八 / 智者在此垂釣

2009，潛入記憶深處窺探心智的組立—知覺與溝通的艱困當下。以手中的攝錄機進行及時場所的觀視，同時以麥克風將腦中突現念頭與記憶具現為言語。徒口交疊高雄愛河行走、威尼斯鼠疫時期，韓國駐村間對死貓的觀察，兒時空間與動物死亡經驗、溫德斯德州巴黎的記憶追尋與逃避，字句由“想“到“說“脫口而現，不容停留。觀眾不能直視演出，只殘留演者眼中所見、腦中所思、口中所述以及川流於期間的隱約所動。

尤里西斯機器（第八個機器）：

全黑房間，轉向後面對一分隔上下之螢幕，此上下放映為同步時間，同時行為一表演者透過攝錄機觀視房中物，以及此表演正被觀視。

影音長度：1小時 22分 34秒

旅行七 / 廣場旅人

2006~2007，“Please help me find the way home“，“Please help me find the way home“莫非失憶，亦或失智，哀哀找不到回家，迢迢飛往異地的旅人在廣場成為一個尋找回家的人。—你或許可以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南下，繞過非洲大陸前往，連結印度洋之印度朝東南亞方向移動。那艘37 B 號輪接近兩座山夾住的一個狹窄入口，名為 Formosa 的島就是。—也許你應當傾聽自己的心不必擔憂，一定會找得到回家。幫忙旅人找路的過路居民，踏上海綿轉檯，展開一段替人尋路的無名敘述。

尤里西斯機器（第七個機器，有二）：

雙包機器。—為聲音，—為聲音加影像。此兩放映實為同一廣場發生之內容。—為紀錄者觀視，—為透過作者之眼所觀視。

影音長度：07 分 03 秒

影音長度：25 分 48 秒

旅行九 / 遠行的人

2010~2011，好友告別，獨留的人悄悄在城市中搬空的角落哀鳴。那個頂樓有個陽台，清晨透過日式格窗篩入，格外安靜美麗，每晚定時離開，若無其事返回另一個家。這個雙面的遠行究竟不可回頭。遠行的人必是因為無可退路的投注—唯藝術的尋求不知所蹤。刊登尋人啟事，協尋，以旁人的回答論辯自己身份，同時審視一個它“我”。累計一年龐大演說、現場表演、問卷、書信，不見片語隻字回應，身為藝術家的悽惶正是遠行的人已遠，走了。獨留藝術的探問磨利那一截生鏽的羽翼，一拐一拐加速，逆風躍入長河。

尤里西斯機器（第九個機器）：

兩相鄰房間只一入口，穿過放映可互通，外間，三面螢幕，反覆放映無聲跑馬字幕，中有論辯聲；內間，透明片書信文字，間接燈源，風扇翻動。

影音長度：（一）12 分 08 秒

影音長度：（二）10 分 16 秒

影音長度：（三）12 分 27 秒

影音長度：（四）13 分 44 秒

旅行四 / 旅者. 峇里

2001，敘述圍繞在由巴黎求學生涯完結離境的前一晚。清空的租屋多數的行李與作品已經托運，兩只封蓋的皮箱金屬的絆扣發出極細微光—返鄉之途經過四年居停竟成“等不到車“也“認不出路“的惶惑——演員戮力違反演出慣常的訓練以求身、口不一，陳述與動作不生邏輯。以一種完全孜孜不停的位移與輪唱反覆的叨念形成演場，對抗物質搭臺、道具....真一場“敘述“精神分裂的具現。

尤里西斯機器（第四個機器）：

三面，不同步放映，加速分解。

影音長度：24 分 42 秒